



课 | 外 | 阅 | 读 | 百 | 部 | 文 | 库 | 文 | 学 | 篇

成功 就在不远处

张誉潞◎著

成功之路就铺在你的脚下，只要你迈开了双脚，以坚定的步伐一步一步向前，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在这些励志美文的指引下，沿着有效的途径挖掘自身潜在的伟大力量，努力提升自己的品格，学会做人处世，乐观而勇敢地面对生活，获得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快乐。



广西美术出版社



课 | 外 | 阅 | 读 | 百 | 部 | 文 | 库 | 文 | 学 | 篇

成功 就在不远处

成功之路就铺在你的脚下，只要你迈开了双脚，以坚定的步伐一步一步向前，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在这些励志美文的指引下，沿着有效的途径挖掘自身潜在的伟大力量，努力提升自己的品格，学会做人处世，乐观而勇敢地面对生活，获得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快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功就在不远处 / 张誉濛著.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94-0705-7

I. ①成…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20117 号

书 名: 成功就在不远处
作 者: 张誉濛
图书策划: 何庆军 梁 毅 陈先卓
责任编辑: 吴谦诚
排版制作: 腾飞文化
责任校对: 郭 艳 叶 萍
审 读: 陈宇虹
出 版 人: 蓝小星
终 审: 黄宗湖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邮 编: 530022
网 址: www.gxfinearts.com
印 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16
印 张: 12
书 号: ISBN 978-7-5494-0705-7/1 · 51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在城市流浪

抛弃稳定舒适的生活、养尊处优的工作环境，我选择了流浪，在城市流浪。

我已不再拥有浪漫的年龄了。对我的举动，所有朋友中，几乎没有持赞同意见的，但我感受得到，不管其中言辞如何，他们的态度、意见都是充满诚意的，这足够让我感动一个秋天。在那个阴郁的下午，望着温馨的家和满脸稚气的女儿，我紧了紧衣领，裹着寒风毅然踏上了去另一座城市流浪的路。不管前路是吉是凶，我挥挥手，向小城说声“再见”。

来到这座伫立在信江畔的城市，借助一辆破旧山地车，形象有点猥琐的我不断向城市的腹地挺进，努力适应都市的生活节奏，也找回一些能形成文字的新闻素材。一段时间下来，我终于发现自己的生存能力是如此的低劣，租住房子时居然被房产中介所的小姐温柔地宰了一刀，游弋的就餐方式也让我深深地困惑。旧的生活模式已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我像一头受伤的牛犊躲进黑白相间的文字间舔舐着伤口。

面临新环境的压力，我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资本，虽然我也发表过作品、出过集子，但均已化作纤纤风尘湮没在岁月的深处，一切从零开始。入夜，一个人拖着沉重的影子，踽踽独步赣东北大道，闪烁的霓虹灯下总会有一些感人的风景，只是难以点燃我的心情，思念故乡的情结在泪水的浸泡中疯长。蓦然想起故乡年迈的父母，他们面对不孝之子的抉择，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叹息我本该而立却未立，我汗颜至极终无言以对。



成功 就在不远处

我太疲惫了，在我真正品尝到什么叫迷惘、无助的时候，远在南昌的朋友范带来了秋天里最后一道清风，对于我选择流浪城市，他是唯一的同盟军。在滨江公园竹林里，我和范点着香烟喝着啤酒彻夜长谈。他说，在城市流浪总归比乡村强，展示在你面前的将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你迈出这一步的意义远远不只在其本身，或许你觉得现在失去了很多，但许多年后，你会发现你最初的想法是幼稚的。

返回蛰居的小阁楼，我不断思考着朋友的话语，继而拷问自己流浪是为了什么？是迫于生计，或是一种逃避，还是追寻苦难的艺术梦？这些年来，我怀揣理想和激情一步步从乡村走出，留下了一串歪歪斜斜并不坚实的脚印，但我深知，无论走多远，也走不出乡村在我心中烙下的印记，也许我最终还是要回到最初的出发地的。

目 录

第一辑 那面朝大湖的岁月

- 竹笛的绝唱/ <2>
一座村庄的消失/ <6>
把耳朵交给母语/ <10>
大河依然/ <14>
石 癖/ <18>
石塘之夜/ <26>
回前湖咀/ <29>
竹笛秋语/ <32>
在吴园聆听采冶先声/ <35>
那面朝大湖的岁月/ <39>
大江远影/ <46>
有一把刀,深深地吃进岩石/ <48>
那就是红柳/ <53>

第二辑 庭院深深

- 黄塘寻访御书院/ <56>
恨水东逝/ <61>
庭院深深/ <65>



成功

就在不远处

塔影悠悠/ <69>

汉墓随想/ <73>

土丘无声/ <75>

理学故里上饶/ <77>

江右鄱郡/ <80>

走进饶州/ <83>

想起江万里/ <86>

在地名中欣赏南唐/ <88>

深山读词/ <92>

第三辑 阳台上那一抹红

阳台上那一抹红/ <96>

风景哪里都有/ <100>

某个周末/ <102>

试卷及以外/ <104>

推箱子/ <108>

寻找突围/ <110>

风雨五堡洲/ <114>

远古传来的歌声/ <118>

姚筱舟印象/ <122>

父亲的笑声/ <125>

油墩街印象/ <127>

巴乌响起/ <129>

黄沙道中永远的身影/ <131>

第四辑 窑火千年

一个折叠在大山里的文化遗存/ <136>

天籁三清/ <141>

那一片红在曼舞/ <144>

凝固的守望/ <147>

风吹草低说“天骄”/ <150>

永不湮灭的城池/ <154>

窑火千年/ <159>

在乌镇坐一会儿/ <164>

南平散记/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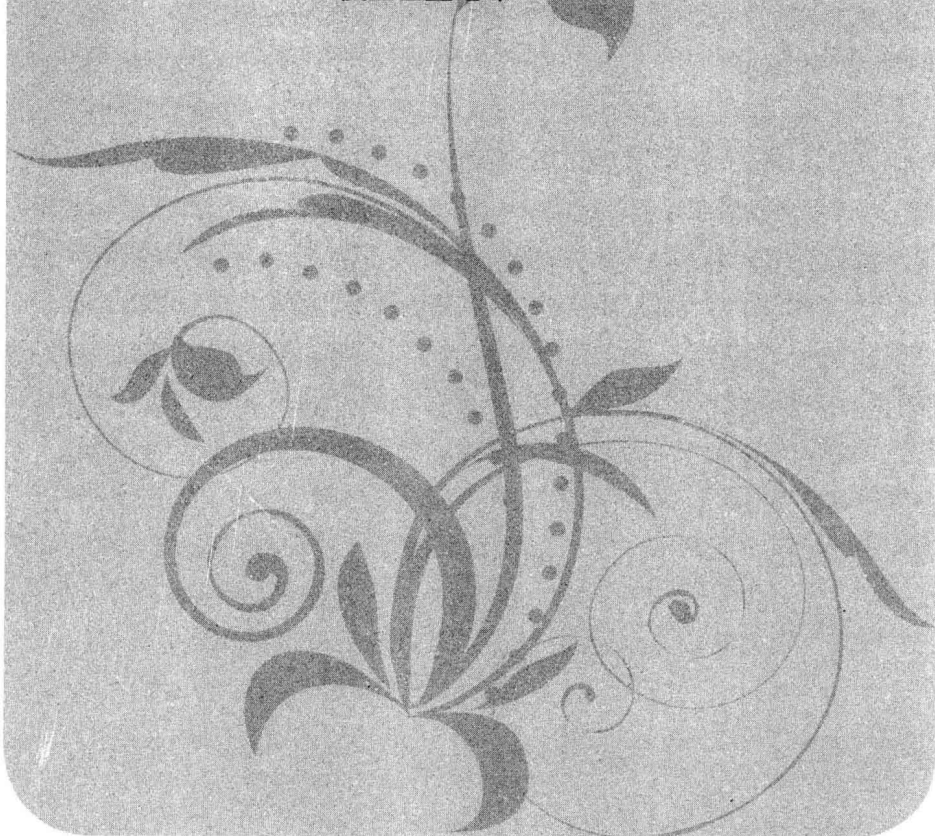
千古悠悠黄河口/ <169>

鲁南小城/ <174>

拉手怀玉山/ <176>

告诉茅家岭/ <179>

夜里回望龟峰/ <182>



成功

就

在不远处

第一辑

那面朝大湖的岁月



竹笛的绝唱

一遍一遍地倾听《秋湖月夜》，单曲循环，我不厌其烦。

我甚至可以一个下午或者一整天坐在《秋湖月夜》里，什么都不做，就傻傻地甘愿淹埋其中。这首曲子像一把温柔的刀刃，一点一点地针我灸我、拂我抚我，直至最终完全吞噬我，到那时，我早已不知不觉地融化在这无际的情境里。

是在洞庭湖，或是太湖，还是家乡的鄱阳湖呢？我的魂魄在缥缈的水面上游弋，在古刹钟声里徜徉，在清纯的月光下追逐风色。

等回过神来，我几乎不相信是竹笛发出的声音，换言之，我不相信竹笛能发出如此天籁般的声音。毋庸置疑，确实是笛子演奏的，采用大G调低音竹笛。毕竟断断续续地把笛了这么些年，凭借半桶水的横吹，我还是能够甄别得出来的。每次欣赏《秋湖月夜》，我就为竹笛拥有如此丰富而又细腻的表现力而自豪，也对式微的竹笛艺术的呈现提升有了信心。

在倾听中细细推敲，一幅水墨画面徐徐地在我眼前展开：月近中秋，氤氲洞庭湖，青草湖岸停泊着一叶扁舟，一个清瘦、坚毅的身影款款走来，他解职北归，没有彷徨，没有怨天尤人，从岭南出发，日夜兼程，一路辛劳，置身清凉的洞庭月色，豁然感到疲惫顿除，内心是如此的澄明，邀万象为宾，洞庭煮酒，北斗作杯，即兴吟唱，旷达之气、豪迈之势跃然水波，在湖面荡漾开来。请听来自乾道年间的声音——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瑟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这就是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的名篇《念奴娇·过洞庭》。我的耳畔响起悠远、舒缓、古朴、典雅、恬静的乐曲《秋湖月夜》，感谢俞逊发和彭正元为这首千年佳作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假如你失意心冷，假如你痛苦，假如你折戟沙场，假如你心高气傲，请把人生的诸多不如意放在《秋湖月夜》中过滤一遍、两遍、三遍……那种妙不可言的宁静禅境，就会悄无声息地包容裹挟着你，呵护着你走向“不知今夕何夕”。

八百多年前的一首词，在今天，用一根竹笛与它对话，以另一种形式再现出来，弘扬传承洞庭湖文化的同时，也奠定了俞逊发成为竹笛大师的地位。我联想到《岳阳楼记》的诞生，范仲淹并没有去过洞庭湖，他在鄱阳湖畔知饶州府，后迁居吴县相伴太湖……却硬是生动地写成了不朽之作。无独有偶，《秋湖月夜》的作者毫不避讳创作的过程，坦言《秋湖月夜》是《念奴娇·过洞庭》点燃了灵感，在泛舟无锡太湖体验生活时写出的，不经意间却成为作者竹笛生涯的代表作品。泱泱洞庭湖有幸，千古一文加千古一曲，彼此呼应，相得益彰！

《秋湖月夜》传开后，有口皆碑，雅俗共赏，震动了音乐界，1984年，《秋湖月夜》摘取第三届全国器乐作曲大赛桂冠，1992年荣获“世界华人经典作品”，此时正值俞逊发的创作与演艺高峰期，我更欣赏其笛人合一的高超演艺，那种气与意、气与情、气与韵、气与神的完美配合，以及指与意、指与情、指与韵、指与神的高度协调，塑造了独特艺术形象，营造了空灵唯美禅象，那是运用所有语言也无法实现的。

《秋湖月夜》还蕴含着一个有趣的巧合，主旋律的第一句有两小节，与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在阳澄湖芦苇荡里唱的那一句“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如出一辙，近乎孪生，这是否是有意从中借鉴提取音乐元素演化而来的呢？因为俞逊发在上海京剧团工作过多年，有人曾好奇地询问俞老师，他当即予以了否认，转而轻声慢唱，一板一眼还真像那么回事。但俞逊发说，假如一开始就有意去京剧里面寻找音乐素材，也许达不到现在的效果。看来，我们只能用潜移默化来诠释其中的奥秘了。

因此说，《秋湖月夜》流淌的音符里，既跳跃着洞庭湖的文脉，又荡漾着



太湖的波光，并涌动着阳澄湖的韵味。洞庭湖的深厚，太湖的柔媚，阳澄湖的明净，被一管笛子巧夺天工糅合在一起，演绎成为一支划时代的笛子名曲。

如果说《秋湖月夜》第一段在写景作铺垫上酝酿情绪控制得非常到位，笛声悠悠，送来“风轻月明，湖光粼粼，水光月色，碧波万顷，船儿飘在秋夜的湖心”的景致，那么，我更青睐第二段采用的G（简音作5）转C（简音作2）变调演奏，两响悠长朦胧的“钟声”过后，大笛飞音，一串热而不闹、闹而不喧的十六分、八分、切分音及颤音……华彩列阵推进，“和风飘下天上的霓裳曲，微波荡起了我的心弦，向那洁如明镜的水云深际飘去”，让我们似乎看到一个人从心事重重到完全的放松、释然，清朗的小快板掀起了全曲的高潮。

与《念奴娇·过洞庭》上阕写景、下阕抒情分两片相比，《秋湖月夜》乐曲虽然分A、B、A三段，即主题、变奏，再回到经过了提炼而升华的主题，两者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念奴娇·过洞庭》的最后一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值得玩味，与开头“近中秋”正好艺术性地呼应，一如《秋湖月夜》第三段的主旋律变奏，最后的回环，这是乐曲的常用表现手法，并非只是简单地重复第一段，旨在勾勒出“夜深秋瑟，玉兔西沉，人在画中，心醉若梦”之意境。

那低音大笛醇厚朴拙、甜美委婉的音色，那飞、颤、弹、抹、滑的娴熟指法，还有那松紧自如的口风、弹吐圆滑的舌头，哪怕一小片笛膜的张贴如何形成恰好的皱痕，以及演奏者对乐曲的独到理解和完美的结合才能刻画出深沉内敛的乐思与淡雅悠远的情调。那么，竹笛在谁的把持下才如此流畅地洒筛出一湖的波光粼粼呢？我怀念早逝的俞逊发，是他用心、用情捧出了“动人的诗篇、迷人的画卷”——《秋湖月夜》。透过《秋湖月夜》，我们能够窥见俞逊发一辈子致力于发展中国竹笛事业和他的开拓创新精神体现在竹笛的演奏技法、竹笛的革新、竹笛的表现题材等方面。的确，一部名曲，对演奏者的功底、学识、涵养等要求都非常高，否则味道就大相径庭，不是谁都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的。

当《秋湖月夜》的地位越来越显赫，有人不禁要问：究竟是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照耀了《秋湖月夜》的灵动，还是俞逊发的《秋湖月

夜》映衬了《念奴娇·过洞庭》的美妙？现在很难说得清楚了，这也许会成为音乐与文学之间一个永远也打不赢的笔墨官司。我以为，《秋湖月夜》已远远突破了《念奴娇·过洞庭》的艺术价值。

我情愿成为《秋湖月夜》的奴隶，《秋湖月夜》彻底征服了我的耳朵、心灵。《秋湖月夜》的笛声似乎是从迷蒙的水上飘来，如梦如幻，那是一月无边的风月，美得叫你不忍关闭音乐，就一直让它在耳畔萦绕，在心空盘旋。尤其摄我心魄的是，那两声幽远、诡异、神秘的模拟“钟声”，足以把我击中，本想琢磨它是如何发出的呢，却已沉醉其中。那是俞逊发用自创的“弹吐法”吹出来的“浑震音”，大师或许就是用这样的办法，以气作舟，轻扬泛音，去对接八百多年前遭谗跚跚北归途经洞庭的张孝祥老先生。冥冥中我生发感悟，《秋湖月夜》就是一次隐秘的对话。

诚然，在二十世纪一百年间，中国民族音乐贡献了一首首了不起的乐曲，但是，倘若抽掉《秋湖月夜》的话，不知道中国竹笛要逊色多少呢。《秋湖月夜》堪称中国竹笛的绝唱，它必定经得起时间和听众的考验而流传久远，永远响彻洞庭湖上空，响彻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的殿堂，把其与二胡传世之曲《二泉映月》相提并论一点也不为过。

季节轮转，关山叠叠，改变不了的是对《秋湖月夜》的膜拜，让我们拥有一颗《秋湖月夜》洗礼过的心灵，漫步在人生的路上。聆听《秋湖月夜》，就像是聆听笛子在如倾如诉什么，你无法听懂，实际上你已经明白了，心也随着干干净净的演奏而化散开来。这就是《秋湖月夜》带给我们的穿越时空的清幽澄澈的笛声。

横握大G调低音竹笛，对照《秋湖月夜》乐谱，我心领神会而力不从心，越加佩服为中国竹笛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们，陆春龄、冯子存、赵松庭……一长串名单里，当然少不了“俞逊发”三个字，斯人已去，他的《秋湖月夜》仍然低回大地，绵延不绝在中国竹笛上。



一座村庄的消失

没有战争、没有灾难，我同样看到一座村庄的消失。

那个下午，我不经意地闯进了绿树环绕的城郊小村，严格地说，我来时，它已经不是完整的村庄了，换句话说，它不再具备村庄的特性。比如，村庄最明显的标志应该是有耕牛的，或鸡唱狗欢，如今它都没有了。我去的时候，看到一幢幢楼房、平房掀了房顶，卸了人字架，拆了窗户，断壁残垣比比皆是，土崩瓦解，显得很荒凉，像是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打砸抢”式的洗劫，村庄死一般沉寂，几乎没有什么人了，偶尔遇见一条夹着尾巴的流浪狗在房子周边绝望地徘徊，像在寻觅什么，再也没有主人在时充满野性的敌意敢对陌生人进行无礼的狂吠。

这里已经交给了拆迁公司，行走在废墟间，破沙发、坏桌椅、坛坛罐罐残片，还有旧衣烂物随处可见，满目疮痍，天空中的断电线随风摇曳如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在呻吟，纸屑、旧书、包装盒散落地面杂乱无章，塑料袋别在树梢上了，自来水龙头虽然用堵头临时塞了起来，但由于敷衍，仍然在无声地滴滴着水。房屋与房屋之间的菜园里，杂草再也不用为被锄掉而提心吊胆，理直气壮地与还没有采摘的蔬菜平起平坐，播下去的豌豆苗长出来了，却不会有人在乎它们的长势。很快以推土机为首的铁甲部队就要压过来，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村庄，树木倒下，墙基铲平……

不时遇到拆迁公司雇来的小工，有的在削砖，有的在撬钢筋，有的在拆房子上的木头，他们将可以再利用的砖瓦、钢筋、门窗等分门别类，准备卖给废旧回收公司。我居然弱智地上前询问他们村庄里的人到哪里去了，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回了我一句：“不知道，我们是做工的。”我失笑，他们是房子主人走后才进来的合法的破坏者。

走走停停，每一幢房屋都是四壁徒空，里面墙壁上张贴着的年画、美

女依稀可辨，闻不到炊烟的味道，深入村内，才看到一户人家，窗户已经拆掉，门口的院子里停放着一辆半新的电动车，大半边堆置着一些物什，上面还压着张过期的广告牌，似乎随时准备搬迁，又像在等待什么。我主动上前和女主人打招呼，说明来意，只是顺路过来看一看，她才放松了警惕，进屋搬了一把木椅子请我坐，转身又端来一杯茉莉花茶，放在门口的一条配八仙桌的木凳子上，香气扑鼻。她告诉我，两个月前村里、街道来了一大帮人，鼓动他们拆迁，转城市户口，大家草草率率都已经签字按模了，等征地拆迁补偿款全部到位了就要出去租房住，再买商品房住。两个月后，村里已是面目全非了，她家是最后一批，款还没有全部拿到。他们用一个鲜红的手印和并不流畅的笔画就勾销了朝夕相处的山水田园生活，加入城里人行列。

我几乎充当了一个好事者的角色问她，那你们的牛、猪、鸡，还有犁、耙等农具怎么处置呢？卖的卖，丢弃的丢弃，她的回答很干脆。闲谈中，我了解到，村庄有一百多人口，姓氏五花八门，她婆家姓林，一百多年前从福建来到上饶郊外小村安家落户，老兄弟两个，到他们这一代是第三代，现在有十个兄弟了。本来生活得风平浪静的，有田有地，房子四周种了竹子、香樟、柚子、苦楝等，儿子在省外读大学，不求富贵，但求平安有口饭吃，现在却要永远离开这每一寸熟悉的土地，还来不及洗干净裤腿上的泥巴，就要筹划着去文明与奸诈并存的城市寻找生活了，补贴的钱买房子、装修后，估计就所剩无几了，没有什么技艺，仅凭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今后的路还真不知道怎么走。这融入城市的一步，他们迈得并不轻松，与背井离乡几乎没什么差别。换在计划经济年代，能上城市户口吃商品粮那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时过境迁，焉知非福。我继续不厌其烦地问她，村庄里的人大都走了，你们家怎么还不走，一户人家住这里晚上不寂寞不害怕吗？水电是通的吗？她望了望门口的田垄和远处工程车辆一天一天逼近的轰鸣声，显露出无限留恋的神情回答，住了几辈子的地方，有什么好怕的，他们这里是经过了农网改造的，供电公司的员工告诉她家用电不用担心，至于万一停水的话，那是打了水井的。现在他们家在等上面的补偿款到齐了才考虑搬迁。



成功 就在不远处

就在不远处

快冬至了，日子越来越短，太阳一偏西，热度就迅速减弱，起风了，我觉得有些冷，萧瑟的冬天，凄凉的村庄，我的心情很沉重，再也无话可问，道一声祝福，起身告辞，经过他们家耳门时，听到屋旁边猪栏里传来闹哄哄的猪的叫槽声，飘来猪粪的异味，飘荡着多么浓郁的乡土气息，我想不久的将来，这个叫做东塘的小村庄就会在地平线上消失殆尽而被高楼大厦无情地取代。那么，村庄千百年来演绎的风土人情是否也随着住户的分散而消失呢？当然没有人告诉我正确的答案。

走出村庄，我加快脚步往回走，经过村口时，从东边明叔路工地的一座还没有推倒的小山上飞来一只羽毛艳丽的野鸡，慌慌张张闪进了一片小树林下的草丛里，我顺手掷了一块小石头过去，却惊起一只胆小机灵的灰兔仓皇逃窜，眨眼间就不见踪迹。一片安静的地方，原有秩序不再，纷纷在重新构建属于自己的安宁之所，连野鸡、野兔也像寻找自己的避难所一



样，在被城市包围的村庄做最后的撤退。只有晚上，才是它们出发向更远的山林跋涉的最佳时间。我不得不产生一连串的担忧，明年春天，冬眠的青蛙醒来后还能找到自己的家吗？还能鼓出清脆甜润的鸣唱吗？

回望村庄，我突然发现它多么像一张做立体几何题的草稿纸，夕阳仍然悬挂在村庄的残墙缺口上方，照射出破败不堪的影子。估摸离天黑还有段时间，我踏着废弃的小路，经过荒芜的田园进入新路施工工地现场，一部大型压路机、一部挖机、一部铲车、四部装卸卡车在紧张有序地来回穿梭，打通道路，夯实、平整路面，我的脚深深浅浅小心地试探，行走在蓬松的红土路面上。不久的将来，一条经过硬化、绿化、亮化的沥青路将每天在此上演车水马龙之景观。

在昔日的荒山野岭上，如今一条新辟的大路初现雏形，用石灰打了道路控制线，砌了排水管线设施，预设了窨井。我看到一处坟墓被挖开，两

块历经百年的棺木孤零零横躺在那里，怪阴森恐怖的，哦，插了三炷香，还未燃尽，似有袅袅青烟，应该是坟主的后人接到道路建设指挥部迁坟通知迁移他处了。站在高处，我数了数，有六七座坟墓让人心惊肉跳，都已开挖起坟，红土上露出白色石灰和已经腐朽的棺木，有的甚至远远地还能看到棺木上没有剥落的暗红油漆。我的心不禁一颤，祖先发明土葬，坟墓是一个生命在大地上隆起的最后的符号，当年儿孙苦心经营的一抔土，没有的风雨中湮没，也没有在战火中夷为平地，却在城市的开拓中付之流水。经过不在公路规划地带的小丘陵，我看见有一座坟墓完好无损，历经岁月的洗礼，墓碑上的楷体字依然清晰可辨，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墓葬，子子孙孙的名字排列有序，孝心篆刻在上面一百多年了。但是，它还能屹立多久呢？回去的路上，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人死了还要受到如此折腾？城市在推进，还能为灵魂的归宿寻找到一块安宁的净土吗？

一段文明在延伸，另一段文明在掩埋，给未来留下了宝贵的考古可能。再过一百年，怕是找不到只言片语关于这个村庄的记载。关于村庄，再过一千年，怕是这个名词也只能到词典里寻找了。城市道路纵横、楼房林立均是以村庄的消失为代价的，多少个像东塘一样的村庄，最后被城市吞并了啊！按城市膨胀的速度，再过一万年，寻找村庄怕是只能参观考古遗址了。

这就是我们亲爱的城市。但是，我无法反对城市发展的硬道理，是是非非岂是我所能说清楚的。城市的确带来了许多的便利，比如物质的需求、文化的享受、信息的畅通等，我们还好意思去谴责城市的扩张吗？

太阳完全落山了，晚霞也收起了披在西边的纱巾，再次回望，夜幕彻底吞噬了村庄，又一个崭新的黎明在酝酿。